



1	红四军进军梅县·····	王子英
✓14	客家考探·····	吴炳奎
33	李伯球传略·····	李 丹
44	我国热带医学奠基人之一 ——钟惠澜·····	丘 萼
55	著名肿瘤医学家吴桓兴···	陈尚琳 欧阳英
59	松口体育学堂·····	杨清生
62	松口中山公园与孙中山雕像·····	杨 汾
66	张民达、温生才、陈敬岳等烈士 的碑文·····	秋菊园
70	同盟会会员曾伯谔轶事·····	黄秉良
72	抗日志士梁智伟·····	程志远
74	抗日空军少校李项平·····	廖玉文

- 75 李嵩血洒洛阳桥……………饶淦中
- 77 国民党保十二团起义亲历记……………邢力民
- 81 梅县的煤炭工业……………杨 汾
- 91 地质工程师李希白……………本刊资料室
- 93 解放前梅江河道的两次整治……………叶启铮
- 95 解放前梅县报业概况……………朱 明
- 99 解放前梅县教会办的学校……………江向曙
- 103 梅县小学校长训练班……………幸 华
- 105 记汕头专区工商界讲习班第三班…丘 逸
- 112 终老空门的女诗人范萸香…陈一鸣 丘萼
- 118 民初梅城的妓馆及取消花捐一事…钟裕英
- 122 梅城取缔酒馆茶楼女工一事……………欧阳英
- 125 梅县情歌60首……………叶秋霞辑
- 133 客家熟语……………叶启铮辑
- 76 梅县市新划政区
- 138 来函照登

红四军进军梅县

·王子英·

奉命进军粤东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与湘南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部队胜利会师，5月4日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最强大的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为打破湘赣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围剿”，1929年1月14日毛、朱、陈率领红四军主力2500人东进，利用蒋桂、蒋冯等军阀混战时机，转战赣南闽西，屡获胜利，特别是9月20日攻下闽西上杭县城，缴获了许多枪弹，声威大震。此时，红四军人数由2500人扩大到8000人，枪数由1800支扩充到5000支左右。以龙岩、上杭、永定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形成。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从上海发出了要红四军进军粤东的指示信，信中说：“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这指示信是通过福建省委转告。福建省委于10月6日写信给四军前委：说

“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特派巡视员谢汉秋于13日到上杭向红四军前委口头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此时，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病，陈毅去上海开会未返；军长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坚决执行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与前委研究后，决定除留第四纵队在闽西活动外，一、二、三纵队共6000多人全部向粤边推进。一纵队从上杭、武平交界的中堡、湖洋出发，18日到象洞，19日攻入广东梅县的松源。三纵队从武平县城出发，19日占岩前，20日到达松源。二纵队从上杭出发，15日攻入永定峰市；20日攻大埔县虎头砂，虽将敌人一个营击溃，缴枪50余支；但二纵队伤亡亦大，纵队长刘安恭牺牲（由郭化若代理），死主要干部2人、战士20余人，伤几十人，为四军入闽以来未有之损失；乃撤退至永定仙师、务田，经洪山、半径、弯溪，于22日到达松源。红四军三个纵队先后经过4天才在松源会师集结。

红军到了松源

10月中旬，红四军前委已知道粤东的白军只有蒋光鼐的一个师——六十一师，辖下陈维远旅的十三团在松口、十四团在梅县、十五团在大埔，戴戟旅驻潮汕，张世德旅驻惠州。四军前委的原先计划是：第一步打下粤东梅县的松源，第二步攻取松口，第三步打梅县或丰顺。

松源是梅县与蕉岭、粤东与闽西交界的一个山区，1926年这里已经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0月18日晚，红四

军的一纵队由武平象洞到达离松源10里的蕉岭县南礅步上村，得悉松源老圩何家祠一带驻有陈维远旅十三团一个营，准备第二天去围歼。19日晨又得新的情报：原驻何家祠的一个营已于昨晚调往尧塘麻子坝，而原驻蕉岭的陈维远旅的另一个营（营长姓谢）刚从南礅三坑口清早开往松源接防，早饭都还未吃。一纵队乃急行军追打这一营敌军，经镇山亭，出高陂壁，兵分三路：中路向彩山下直进老圩主攻；左路经青塘下、寺边（现称金星村），向湾溪、杨阁迂回包抄；右路经横江下向桥市侧面包抄。大约上午9时，刚开到老圩坪的一营白军正搭起枪架休息，准备做饭；突然，赶到彩山下的一队红军，小部份登上鬼岩塘山顶，吹起冲锋号，大部份向老圩坪侧边的五星桥冲去，战斗打响了。白军猝不及防，急忙应战，且战且退；退至狐狸石头（地名），白军利用这块丘陵高地，继续顽抗。中右两路红军配合猛攻，白军支持不住，再退至桥市附近；中右两路红军赶上追打，这时左路红军亦从桥市后面赶到围攻，白军腹背受敌，夺路向松口方向溃逃。一位姓蔡的连长骑着马逃至后阙峰，因四面受包围，无路可走，纵身跳入石壁深潭而死。不到两小时，战斗结束，白军伤亡共10余人，红军伤亡2人，缴获战马一匹，长短枪20多支。

红军打下松源后，一纵队驻在新圩周围，林彪司令部住永丰当，政治部住福来安（五十年代粮管所），辎重队（队长赵尔陆，解放初期任中南军区参谋长）住天后宫。一纵队随即召开圩民大会，宣布“保护商店，公平交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松源公学和寺边小学门口贴上“保护学校”的标语。新圩英合店（解放后缝衣合作社工场）门口挂出“松江区赤卫队队部”的招牌，当年松源区共产党员

郑振能、刘和、黄公仁、赖益能、廖卓（又名何三哥）、黄琪香等常出入这个队部。

20日上午，一纵队政工人员到松源公学散发宣传品，找老师学生谈心、打球、玩耍，如同亲人一样亲热。学生们提出一些疑问，政工人员一一诚恳解答。学生们原先听说“朱毛红军是专门杀人放火的”，满怀惊恐的心理，这时完全消除了。接着，林彪和党代表熊寿祺来到松源公学召开师生大会。这时的一纵队长林彪才20岁左右，清秀的书生模样。林、熊都讲了话，讲解革命道理，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同时关心国家大事，做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青年。因为大家不大懂普通话，由陈剑吾、王震亚两位老师翻译。林彪讲到十多分钟时，来了一个通讯员把他叫走了，原来是朱德军长率领军部和三纵队二千多人由武平岩前经蕉岭北碛开来松源，林彪到新圩天后宫背去迎接。三纵队到后住金星村七、八队一带，朱军长住七队东昇楼。二纵队攻打大埔县虎头砂失利后，22日开到松源，住金星村九至十六队一带。

在四军政工人员宣传和指导下，20日在寺边学校成立了“小溪村农民协会”、“小溪村妇女会”（寺边那时又名小溪村，现名金星村），选举王盛昌为村农协主席，王荣七为土地股长，王番祥三为财粮股长，王浪清为民武股长，王兴书为宣传股长，王逸臣为交际股长，黄四妹为妇女股长兼村妇女会主任，刘洪英为妇女会副主任。其它各村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工会等则由松源本地的共产党员、赤卫队员积极推动组织成立。21日（老历9月19日松源圩期）在新圩坪举行“松江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到会1000多人，个个挂红袖章，公推刘和为区农协主席。

22日，熊寿祺引导松源公学学生陈振厚、寺边青年王兴

书等6人去东昇楼见朱军长。朱德热情接待，亲自倒茶，拿出咸酥花生请大家吃，接着滔滔不绝讲解共产党的性质，当时国内形势，目前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等等。

22日晚，陈毅化装华侨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回到梅县松源的四军前委驻地，带来了党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全文，并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这时，四军前委对全国形势和中央指示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陈毅回来后，担任四军前委代书记。广东东江特委的西北巡视员阿罗（罗欣然）亦于22日抵松源。22日晚的四军前委会议，根据新的情报，知陈维远旅的3个团已集中松口，此时要实现夺取松口后打梅县向兴、华挺进之计划已很困难，因四军与敌力量相等，不便碰硬，乃决定离开松源，由蕉岭、平远入兴宁，到达东江赤色区域，然后再行设法解决陈维远旅。

23日在老圩坪召开了松源区群众大会，各村农民协会会员列队举着红旗喜气洋洋前来开会。大会主持人宣布朱德军长讲话，群众鼓掌欢迎经久不息。只见朱军长穿着和红军战士一样的灰色军衣和草鞋，四十左右年纪，健壮结实，两肩很宽，两眉很粗，国字面，赤色，牙齿雪白整齐，两眼炯炯发光，相貌威武，面带笑容，一登台先脱帽，行个礼，然后讲话。他说：“听说你们松源王、何两姓因做祠堂斗杀，样般束戆（为什么这样傻）？不对啊！出钱的是你们穷人，打死打伤的是你们穷人，得利益的却是那般地主豪绅。不要再相信地主豪绅的话，不要再分姓界房界，不要再搞房姓斗争，天下农民一家亲嘛”！（台下群众议论：“朱军长讲的对”！）接着，朱德说明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主张、政策，号召“只有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我们穷人才能翻身，才有幸福的日子。……”群众再次热烈

鼓掌。

四军在松源驻地的墙壁上写了许多标语，除“保护商店，公平交易”，“保护学校”外，还有：“保护华侨”，“穷人不打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人组织工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等。在寺边村蔡屋的围墙上，红军用草鞋蘸石灰水写了“活捉蒋介石”五个比人还高的大字。

四军在松源，清算了几个官僚地主，把他们的粮食和物资分给贫苦农民，并指派了军饷2000多银圆，而对群众却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尊老爱幼，公平交易，先钱后货，有借有还。彩山村有个在路旁摆卖甘蔗的小贩，看见一队红军来了，急忙丢了甘蔗逃跑；待红军走过后，他才去挑回箩筐，发现甘蔗已经不见，箩筐里却放着十多个双毫子（2角钱一个的银币），那个小贩异常欢喜，因为他箩筐只有十多条甘蔗，那时每条甘蔗还值不到一毫子，而现在红军给了双倍的价钱。这样一来，“红军照顾穷人，照顾小贩”的事迹便到处传开。住在寺边村的红军，一个炊事员不小心，打破了向群众借来的锅头，红军赔偿了白银2元，主人也十分高兴。其实那时的全新锅头每口也不过白银1元半左右，何况那只锅头是用了五六年的旧锅头。由于红军给群众的印象太好了，不少群众都自动担柴挑菜去慰劳他们；但他们坚决不收，除非双方谈妥按价给了钱，才肯收下。

10月23日晚，红军战士们轻手轻脚把所有住地打扫干净，水缸里挑满了水，门板上好了，一点都没有惊扰群众的睡眠，12时后，四军全部队伍离开了松源。“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从此深深印在松源人民的心中。

红军到了梅城

23日晚，四军撤离松源，经南标，24日晨抵蕉岭县城。其时蕉城无敌正规部队，仅有警卫队和民团，他们稍作抵抗而逃。四军轻易占取蕉城后，立即派出宣传队在街巷和附近农村张贴安民告示，书写墙壁标语，开展群众工作。蕉岭地下党派出几个同志，协助红四军向商号筹款，筹到大洋2000余元；收缴土豪富商古盛孚的长枪20多支；放火烧毁蕉岭县公署。朱军长在蕉城老南街口“武衙”的大坪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听众有三四百人。

红四军原来的计划是，打下蕉岭后经平远入兴宁、五华，到达东江赤色区域。24日侦知梅县城无白军正规部队（原驻陈维远旅一个团已调往松口），只有本县警卫队守城；加上为了筹款的需要，决定改变原计划，立即攻打梅城。10月25日晨，红四军由蕉城出发，经三圳圩于9时到达新铺，有警卫队三四十人，与红四军先头部队接触，结果俘警卫队4名，缴枪4支，生擒署长卢某一名。

下午，红四军经梅县石扇、杨门，绕过离梅城约10里的排子岗敌哨，大约3时抵大浪口，即与侯森率领的警卫队接触，三纵队前锋以两连兵力对付他们，警卫队即退出梅城，仍抵抗一小时，结果向南口方向溃逃。此役缴敌械30余支，毙敌20余人，红四军轻易地攻下了梅城。

红四军进梅城后，军部住县政府，随即焚毁司法分庭，释放监狱全体犯人200余名，内有共产党员10余人，还有许多所谓“共产嫌疑犯”。派出政工人员，开展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张贴了朱毛的安民布告和“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团

毛泽东、朱德、古大存、刘光夏、朱子干、陈魁亚、陈海云”7人署名的《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

25日晚，朱军长召集梅县共青团县委负责人卢伟良等开会，指示四项任务：（1）宣传红军政治主张。（2）向工商界筹集军饷3至5万元光洋。（3）侦察敌情。（4）发展工会、农会。

26日晨，梅县县委书记廖白（祝华）偕县委秘书黄耀寰（日彬）、干部陈任之等，赤卫队二三十人，及东江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同由梅南开进县城，住明伦堂（今仲元西路梅县市政协委员会所在地），随即协助红四军进行宣传、筹款、采购等工作。

红军25日进梅城后，纪律严明，深得群众好评。当时地下党员王勉的一位老叔公说：“我们屋里也来了一队红军，他们秋毫无犯，和气近人，帮我担水、砍柴，真是自古到今没有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因此，26日梅城内外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市面活跃。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三五谈心，有说有笑。这天上午，一位南洋回来的工人叫阿陈的，身材高大，穿着整齐的中山装，他因红军进城而高兴，意气风发，在国民党梅县县党部门前，把县党部招牌取下，踏上两脚。群众以为他是朱军长，许多人拥上前来，钦佩地问长问短，弄得阿陈满头大汗，经解释后大家始知误会。

26日上午，梅城工商界答应给红军筹集军饷70000元，当天下午已交20450元。

26日下午4时，东江革命委员会在梅城孔子庙（今南门梅县市委党校内）召开群众大会，到会六七百人，朱军长讲话，5时左右群众正听得入神，突然东较场（今市人民体育场）方向传来枪声。原来是白军陈维远旅在松口集中了三个

团，还有一个教导团，为追打红军，25日追至松源、蕉岭扑空，26日由蕉岭再追至梅城，而红四军参谋部这次对敌情却麻痹大意，使白军接近梅城时才发觉与之抗击。朱军长叫大家不要惊慌，继续讲完话，最后说：“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以后再与大家见面”，随即宣布散会。因不明敌人虚实，为避免损失，朱军长决定立即撤离梅城，留两个大队阻击敌人，掩护全军退却。朱德、陈毅、朱云卿分别指挥三个纵队，经南门河、程江桥一带，到大沙河唇，分龙润窝、澄坑两路，到轩坑会合，然后涉水渡梅江，转往梅南。

26日红四军撤离梅城之战，毙敌50余人，红军死战士2人，重伤4人，军事损失不大，可是丢失了全军花名册和前委一部份文件（多是上级决议案），还丢失了在梅城筹到的光洋3500多元、印刷机、纸张、油墨、寒衣、用具等。

再次攻打梅城

10月26日晚七八点钟，红四军由梅城撤到轩坑渡口，由此过梅南只有一条渡船，这时梅江水浅，红军点亮火把，当地的赤卫队员和农民们排成两行，横切了梅江，并在河里打上桩子，拉了绳子，作过河的攀手，引带着红军在夹道中从西岸涉水到东岸。到处是火把，到处是红军和群众，好一幅夜渡梅江的壮景。

红四军顺利地涉水渡过梅江，不久就到了梅南根据地。是晚大约11时，全军到达梅南滂溪村。是晚红四军分散在滂溪、耕郑、龙岗，上下罗等村庄宿营，朱军长住在梅南中学。

27日上午，红四军向东往九龙嶂支脉阿婆嶂转移，正要

出发时得到情报，梅城白军一个团经南口向兴宁，两个团向梅南追击红军。军参谋部乃一面派出小队到往畚坑的路上扔下一些破军服、烂草鞋、在墙壁上贴一些标语传单，以迷惑敌人；一面指挥各纵队登山候敌，准备给予迎头痛击。等至12时仍不见敌来，遂向阿婆嶂开拔。迨下午2时，白军两个团才追到滂溪，不见红军，只发现往畚坑的路上有红军遗留的物品，认为红军已撤往畚坑，一直追到畚坑仍不见红军，便再追往丰顺汤坑。

27日晚，红四军在阿婆嶂西北山脚的南坑乡宿营，朱军长住南坑斗明小学。28日，红四军决定一纵队留在南坑，军部及二、三纵队开往阿婆嶂东山脚的丰顺马图乡休整。

红四军在梅南、马图得到广大群众热烈的欢迎。28日，东江特委书记林道文、军委书记古大存、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魁亚、丰顺县委书记黎凤翔、丰顺共青团县委书记李井泉（五十年代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南局书记）等人在马图会见了红四军领导人，朱军长亲热地同大家紧紧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这里的群众真好”。

29日在马图，朱军长召开了军部会议。此时得悉两广军阀战争已经结束，原开往广东北江的白军很可能调回粤东对付红军，故会议决定，必须改变原来计划，暂不深入丰顺，不深入东江腹地；30日开回梅南，31日进攻梅城或兴宁。如果胜利，红四军就留在平蕉梅兴接近赣南地方游击；如果失败，则回师赣南闽西。

10月30日，红四军由马图、南坑开回梅南滂溪等村。此时得悉：陈维远旅3个团追去兴宁、汤坑未返，梅城只有白军1个团；且闻敌人从汕头运来18船枪枝弹药，放在梅城南门谢家祠（一说是新李家祠，即今染织厂）；梅南群众

强烈要求再打梅城，红四军战士亦认为非消灭敌人一部份以提高人民勇气不可。为了消灭敌人一个团的有生力量，为了夺取大量的枪枝弹药，以及“在东江作一次推动性的政治影响”，红四军前委决定31日第二次攻打梅城。

30日晚在梅南滂溪东一里的耕郑村，红四军司令部召开了战前会议。根据情报：离梅城20里外的西阳、长沙各有一营白军驻守。讨论时，朱德、陈毅认为要先解决这两地的敌人，以免攻城时敌人有增援；参谋长朱云卿则认为，若先解决西阳、长沙两地的敌人会打草惊蛇，而且那只是小部队，没问题，攻下梅城就可以解决问题。讨论结果，采取了后一种意见——直攻梅城，也没有派兵牵制西阳、长沙两地的敌人。会议同时决定，三纵从城西正面主攻；一纵从城北迂迴包抄；二纵为总后备队，在城东阻击敌人。城南面临程江、梅江，那时还没有梅江桥，过江靠小木桥驳渡船，故未部署南面的进攻。

31日天亮前，三四时左右，红四军开始由梅南滂溪出发，梅县党员干部王勉、陈任之均任响导，仍按26日红四军前往梅南的路线回来，在轩坑坝涉水渡江，经大沙尾，到荷树岗折向小路，派兵将通往梅城的所有路口都封锁起来。红军经铁泸潭到教子岌，经高峰桥到程江桥，至上午10时，西起上市十甲尾，东至下市东山角，红四军三个纵队把梅城东北三面紧紧包围起来。红四军指挥部设在城外西北郊离城一里多的黄塘小山坡上。

这时，守梅城的白军，只有蒋光鼐六十一师直属的郭思演教导团——有4个营的加强团，其中两个营分布在外围的西阳、长沙两地，城内只有两个营，加上总部特务营、警卫队等共2000人左右。郭思演团部设在城内下南门谢家祠内。

上午10时，战斗首先在城西的中华路、新庙前打响，白军发觉红军来攻，急忙在新庙前把商贩卖猪肉用的屠桌推倒在街心做工事，用机关枪封锁街道；同时占据店屋楼上，居高临下，织成交叉火网，以阻止红军前进。红军只有驳壳枪、步枪和俄国炸（即苏俄产的手榴弹），机关枪不多，子弹也不是很充足，故不随便开枪，每5人1个小组，由组长带领前仆后继向前冲。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白军团长听见城西枪响，一面下令阻击，一面率队向东突围，准备弃城逃走。但冲出城东不远，即被红四军二纵队阻击的火力压回城去。郭思演团指挥部只得退踞金山顶，负隅顽抗，固守待援。

梅城战斗打响后，驻长沙的一营白军开到坝尾嘴（今上南门对面），隔河向红军开枪夹击。以致三纵队不得不分两路作战。驻西阳的一营白军，由营长甘露率领向城东增援，在盘龙桥被二纵队的罗瑞卿率领的一个营打退，甘露被击毙。

三纵队的红军冲至中华路新庙前、萝卜坪、辅庭路的水浪口（又称“水涵头”）共几十次，冲进新街（今中山路）三次。由于白军占据金山顶、城墙、店屋楼上等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机关枪等扫射，至下午3时，红军仍未能攻入城内。这时，有一些指战员主张用火攻，朱军长拒绝这一意见，严肃地说：“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如用火攻，便会烧毁很多民房和商店，使群众遭受损失，给敌人造谣中伤红军找到口实，得不偿失”。于是，朱军长作出攻城新方案，把攻击重点由城西转移到北门和金山顶。

那时的北门岗和赤炭岗是一片开阔的坟墓坡地，因此金

山顶和北门易守难攻。红军冲至北门外、观音堂（今梅县市图书馆）、金山顶下一带凡十余次，终未能占领北门和金山顶。一纵队的罗荣桓率第九支队攻打北门，腰部受伤，由谭政等抬下火线。后来，一纵队3名战士英勇地攻上金山顶，打伤白军团长郭思演的脸部，打死姓郑的团附，但终因寡不敌众，这3名战士壮烈牺牲。攻北门和金山顶之战，激战最烈的时候，步枪声、机关枪声、迫击炮声以及喊杀之声震天动地，惊闻数里。战斗至下午5时，因死伤甚众，仍难攻下梅城，且闻外地白军的援军将到，朱军长乃下令停战撤离。

二次攻打梅城之战，从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历7小时之久，红军死精锐200余人（白区报纸登载：“闻共毙匪举目能数者有293条”）；白军亦死百余，其中有营长一，团附一、连长一（白区报纸登载“我军官兵共死廿余人”）。红军撤离时，白军龟缩城内，不敢出城追击，而且断绝城内外交通一连3日，至11月7日仍积极戒备。可以想见，10月31日梅城之战，双方的创伤都是深重的。

10月31日下午5时，红四军撤离梅城时，由卢伟良任向导，经城北，当晚到大坪宿营。战士们见路旁种了很多萝卜，便拔萝卜充饥，都把钱放在萝卜坑里。第二天老百姓发现后，大为感动，都说“红军好！”

11月1日早晨，朱军长在大坪留下一个连100人交东江特委陈魁亚带回梅南，伤员20人交卢伟良转交大坪党支部负责人卢竹轩等照料。卢伟良引红四军由大坪经梅西，上平远石正。当晚红四军住在石正中学，军部和领导人住在天主教堂（今石正小学）。

11月2日，红四军离开平远石正到赣南的寻邬、安远。

客

家

考

探

吴炳奎

关于客家问题，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专家学者著文论述过。现就本人近年来考古所得，结合史籍、族谱的记载，以及客家姓氏的堂号、对联、父老相传等方面的资料，也来谈谈有关客家的一些问题，供研究客家和关心客家的行家参考。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分支，它与其他民族一样，有它自身

15日到闽西的武平，17日到上杭，23日攻克长汀城。红四军在闽西休整，总结进军粤东的经验教训，准备新的战斗，新的胜利。

附记：这是根据中央档案馆和古田博物馆的历史文件，古大存、卢伟良、黄耀寰、叶明章、王勉、陈任之、陈振厚、王兴书诸同志的回忆录，廖经天、刘寒、李辉、张国金诸同志的文章，综合整理而成的一篇记实性、史料性的报道文章，虽经作者认真调查研究，错漏仍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1987年6月6日

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本文拟就有关客家的祖源及形成客家的民族成份等问题，谈一些肤浅的看法。

一、关于客家的祖源

和融成客家的民族成份

据《中国通史》记载：“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彼此间经长时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①这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远古居民，统称为：“东夷、西戎（包括羌）、南蛮、北狄”。它们经长期的相互影响、斗争有些逐渐融合。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份，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②

上述记载表明：汉族源于华族，而华族源于黄帝、炎帝及夷、黎、苗族等，所以汉族本身就是由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而客家源于汉族，当然也源于上述融合的各族，都是“炎黄子孙”。但是由北南下的汉族，在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定居之后，又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或先迁来的民族融合，从而融合成为现在的客家汉族。在客家汉族形成之后，仍然继续与国内外的其他民族融合。有的其他民族融合于客家汉族，也有的客家汉族融合于其它民族。

据地方志书清《光绪嘉应州志》记载：“梅地古为峯、瑶所居”。又据宋代编纂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梅地“主为畬、瑶，客为汉族”。由此可见，畬族和瑶族，它们在客家汉族迁入梅地时，已先在梅县地区劳动生息了，当南下的